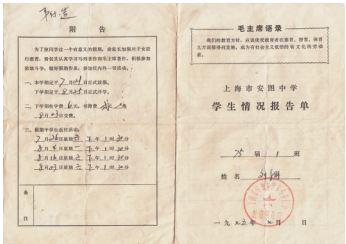


杨浦记忆

我的安图中学



■刘翔文

我的中学生涯就读于杨浦区安图中学75届1班。

那天,得知第11版《新华字典》出版发行的消息后,我立即赶到书店购买了一本。抚摸着依然小巧的64开本新版字典,我翻箱倒柜找出了自

己在安图中学读书时使用的那本旧版《新华字典》,翻开这本早已破旧不堪的1971年6月修订后出版的第1版《新华字典》,望着旧版扉页上自己那稚嫩的笔迹“刘翔七五中一(1)安中”,油然产生一种历史的凝重感。

那时正处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,社会上盛行“读书无用论”。因此,不像现在的中小學生有多种字典等大小工具书可供选用。因为没有选择,当时,一本《新华字典》就是我们这代学生的唯一“标配”。至今,我还清晰地记得,教语文的方良洲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,他对学生的要求特别严格,上课时规定我们必须把《新华字典》端端正正地放在课桌的左上方。遇到课文中的陌生字和词语,不得举手提问,而是自

己先查《新华字典》。同时,他还在班级中展开“看谁查得准、查得快”比赛,极大地激发了全班同学使用《新华字典》的兴趣,也使我们养成了勤查字典的习惯。

由于我很喜欢语文课,因此我的这本字典因使用率高,没多久封面和内页就出现了破损,我也不好意思向父母伸手要钱再去购买新的。于是,我便找来一张牛皮纸,将字典的封面包裹起来,做成了一个新的封面。然后,再请班上一个擅长写美术字的同学,用粗笔写上“新华字典”四个漂亮的美术字,而破损的内页则用透明胶带一一补好。这样,一本“新”的《新华字典》就在我的手上“出版”了。

岁月荏苒。随着杨浦区学校布局的调整,坐落在靖宇东路上的安图中学因被撤并不复存在。学校的旧址成了焕然一新的上海理工大学附小。可是,每当途经此地,我总会情不自禁停下脚步,沉浸在对中学往事的追忆之中。

行行摄摄

勇敢者运动,叼羊



■陈明松文

剽悍的哈萨克族牧民最爱叼羊活动。它是哈萨克族牧民所进行的一项扣人心弦的马上游戏,而且是一

种力量和勇气的较量,马术和骑术的比赛,一般都在节日期间举行。因此,每当节日前夕,牧民们就要派出代表,到各个毡房去张罗叼羊的事,并进行选择地点、确定日期的工作。

叼羊这天,广大牧民,不论男女老少,都穿着节日的盛装,喜气洋洋地来到指定地点,习惯而自觉地站成一个大圈围观。当地有句谚语:“摔跤见力气,叼羊见勇气。”叼羊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。

闲话花样

做人家

■郑树林 文 剪纸

上海人屋里厢格老人常常会把“做人家点”挂在嘴边,动勿动或者看不惯屋里厢小囡浪费,就来一句“依做人家点好伐”。

做人家住往被勿晓得上海生活格朋友,误认为是上海人家小气格代名。即使在外看上去是个“大户”,穿得是山青水绿的,吃饭请客买单抢在前面派头还蛮大,可是伊拉回到屋里厢还是交关“做人家”格,一分洋细掰两半用。这恰恰是上海人理性理财的优点。他们主张自力更生,爷有娘有勿如自有,家子婆有还要房门口守一守,伊拉绝对是不会憋嗨嗨去攒么用格派头。

做人,做把人家看,就是在外面要有腔调,到了屋里就是要节约,做人家大概就是迪格意思。看看现在格年轻人吃饭动勿动就到饭店里去消费,买衣裳鞋子化妆品动勿动就是几百元、几千元甚至于几万元,买回来又勿穿勿用,屋里厢摆了交交关,真是作孽。明明屋里厢爷娘把饭菜烧好了,伊拉就是勿肯回来吃,在外面要派头。看上去工资蛮高可是依拉格工资赚来还勿够用,还要指爷娘一眼眼格劳保钞票。劝伊拉“省点钞票将来成家要用格,要学会做人家点”。

“阿拉是来拉做人家,穿名牌,请朋友吃饭,就是为了做人家,依让我

穿得破破烂烂,又不请人家朋友吃饭,人家勿要被人看不起格,依晓得伐,做人家,做人家就是做把人家看格,勿然闲话面子还么了,依讲对伐?”想想现在格小囡讲的还有些道理,过去为了做人家就是想节省为了下一代,人人晓得格一句“冬天吃咸菜,夏天吃瓜皮,难板难板咸菜炒肉丝”,虽然讲的是物资匮乏东西少,但是也可以想象上海人为了做人家的那种生活态度。

现在勿晓得迪格“做人家”到底哪能来解释。房子买的是越来越大,既做给人家看了,又作为一种投资,银行里的贷款什么时候能还清只有自己知道,家里的车子是换得越来越豪华,还是为了做人家平时大多数是停在停车场,汽油费涨价涨得实在受不了,电视机的尺寸也是越来越大,真正看的时间不知道有多少。做人家做得实在是太累了。



岁月悠悠

抄写语录往事

■郭树清 文

在那个特殊年代,《毛主席语录》曾风靡一时。那时,无论在大街小巷,还是偏僻乡村,随处可见。而这些语录是需要有人抄写的。当年,我被选中抄写毛主席语录,竟使我练出了一手好字,也由此走上了写作的道路,真有些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之意。

那一年,我从学校毕业回乡务农,正好乡里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的热潮,每个生产队都要挑选几个字写得好的抄写语录,我也被选中,我和队里另一位青年,负责三个生产队的语录抄写。于是,每天出工就拿着一支毛笔和一桶红油漆,从生产队的社场仓库,一直到各家各户的墙上进行书写。就这样,一写就是近半年。

在墙上写语录,远比在纸上写的难度大得多,不但要在凳子或梯子上爬上爬下,还要悬空着书写,一天下来,手酸腿痛,浑身难受。但社员们上下工路过时总会停下来围着看,有

人夸写得那好那一刻,心里美滋滋的,充满激动兴奋。

不久,我就参军到了海军部队,被分配到军舰上,一次偶然的机会,基地组织书法比赛,因有了几个月抄写语录的功底,结果得了一等奖。消息传来,得到领导赞扬,破例让我这个新兵担任军人委员会宣传委员兼报道组组长,负责舰上的黑板报和广播报道。后来,由于舰艇经常出海,一出海就是个把月。为了活跃海上生活,在我的建议下,舰上办起了《锚地简报》,不久又改名为《浪花报》。这是一张用铁笔、钢板、腊纸刻写的油印小报,平时一周一张,要是遇上出海训练则是两天一张,稿源发动全舰官兵一起动手写,我负责修改编辑。小报开辟训练园地、小故事、一事一议、诗歌等栏目,并配有插图,同时还不断地向《解放军报》、《人民海军报》等报刊或广播电台投稿。战士的事迹陆续在报纸上刊登、电台播出后,鼓舞了士气,增添了干劲。

40多年过去了,当年抄写的语录字体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风尘中,而曾经的书写让我仍在受益。

诗抒胸臆

蝉声

■张萌

蝉声,一遍遍把七月
掀翻在地

阳光点着了树叶
窗外的柳树林里,贴满盛夏的引擎

不息的鸣唱,如翻滚的热浪
潮水般漫过屋顶

阳光下,一盏盏黑色的油灯
挤出火焰的灰烬

燃烧。在落日之前,找到
生命的另一半

家风话题

我的精神支柱

■郭光林 文

我的父亲郭鑫川。我对父亲的印象是极其模糊的,在我七岁那年,父亲因患疾病离开了我们。但有一件小事,让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

刚上小学那年,父亲已在家养病了。我上小学的年代,正是十年文革时期,我们那时还盛行“小小班”这类课外组织,所谓“小小班”即是住在附近的几个同学在一起做作业,相互交流交流。那时,作业并不繁重,其实同学们在一起还是玩耍的时间多一些。但老师还是不放心的我们这些孩子,时常会来居民区“侦察”一番,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。

那天,小学班主任张湘珠老师突然来“侦察”了,我在同学口中得

到这个消息后,立即像只小兔子逃回了家中,端出小板凳,装模做样地端坐在门口做起了作业。张老师正好路过我家门口,看见我在认真做作业,马上对我进行了表扬。我听了老师的赞扬,心里甜滋滋的,还有几分得意。

想不到,父亲闻声走出家门,马上揭穿了我,他对老师说:“刚才还在外面白相,他在做样子给您看!”被父亲揭发,我羞愧得恨不得钻入地缝中去。想当年,心里多少有些记恨父亲。但随着年岁增长,我终于领悟,“做人要真,不要假”是父亲对我最后的教育。

我的另一位亲人,我的大哥郭光海。说实在,我对大哥的印象也不是十分深刻,一则是因为,他高中毕业就去了农场工作,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回沪。二则是因为我和

大哥都属于性格比较内向的人,所以交流就少了许多。可就在他生命走向倒计时的三个月里,一件小事,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回忆。

2006年4月份,对我家而言,是一个黑色的四月,大哥拿到了肝癌晚期的医疗诊断书,得知这个噩耗,我感觉天要塌下来般难受。

大哥感到自己留在人世的时间不多了,他要亲自到宝山吴淞地区去办一件事情。我们兄弟几个不放心,于是,我陪同他一起前往。当时,我提出要坐出租车去,被大哥严词拒绝了,大哥说:“这太浪费钱了!”等办完事情,我再次要求打的回家,又一次遭到了大哥的回绝。

无奈,我只能陪着大哥坐公交车回家。上了公交车后,车厢内非常拥挤,为了不伤害大哥自尊,我轻声与乘客商量让个座位给大哥坐。不料我的行为立即被大哥发觉了,他阻止我说:“人不能太自私,人家

也很吃力,也要坐在座位上的。”就这样大哥拖着病体,站了将近一个小时,才下了车。

大哥确实是个很好的人,即使在如此的情况下,还是替别人着想。

我很怀旧,有时在与老邻居或老同学交流时,时常有意识地探问一下他们对我父亲和大哥的印象,几乎所有的人都说:“你的父亲和大哥人很好!”在近期的一次聚餐时,我的一位小学同学,也是我家的旧邻居,他谈起大哥便说:“依大阿哥,我是很佩服伊格!”

真诚,善良,是我父亲和大哥的共同特点。其实,他们是非常普通的人,都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他们以自己的踏实和善心,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,以人性的光辉,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。他们是我的精神支柱,让我相信真诚善良终将战胜邪恶虚假。